



医生执笔

伦承志

新加坡国大医院眼科外科部门
青光眼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

从事眼科工作之前，我曾在国民服役期间担任过两年的心理医生。每当我们看病人时，都会有个团队（成员包括心理医生、职业治疗师、物理治疗师、医疗社工和护理团队）分工合作，相互配合，照顾病人在康复道路上的整体需求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团队时时刻刻都在聆听病人的诉求。正是这两年的宝贵经历让我明白，我们治疗的不仅仅是一种疾病，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病人。耐心地倾听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地了解病人作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，从而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及排忧解难，以确保病人身心健康，治愈后更容易地回归社会。

病人极度担心患上青光眼

现在，作为眼科医生的我依靠双手来帮助患者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用其他五官，尤其是耳朵更深入地了解病人的心。

青光眼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疾病，医学组织与民间学术团体极力推广对青光眼的认知与治疗，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是不足。

曾经遇见一个病人在我面前眼眶泛泪，担心的情绪溢于言表，直到我告诉她没有青光眼时，她一刹那间如释重负，松了一口气。

的确，一般人觉得患上这种潜在的致盲性疾病几乎等同于被判死刑。调查显示，有更多人宁愿丢失性命，也不想失去双眼。

由此可见，眼睛是如此之重要。

25岁失去单眼的DJ

糖尿病是现代世界的祸根，亚洲和其他地区的许多人都死于这种新陈代谢的流行病。像青光眼，人们在早期阶段不容易察觉，在并发症发作之后，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且难以治愈。

庆幸的是，现代医学逐渐改变这种长期治疗的面貌，医生不

眼科医生的心声



(iStock图片)

单单只是患者的“治疗师”，与病患的关系也慢慢转型成一个纠正病患生活习惯的伙伴，倾尽全力克服障碍，保护病人最后剩余的视力。

当我看到这个患有糖尿病和青光眼的年轻人时，他是一个唱片骑师、主持人和调酒师。每天工做到深夜，他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健康，暴饮暴食，常常没日没夜毫无节制地酗酒和抽烟。在一般常人最年轻旺盛的阶段，25岁的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，并且需要接受许多并发症的治疗。

他不仅需要服用多种药物，饮食生活习惯也因此受到诸多限制，导致他变成气愤填膺，脾气非常暴躁。在了解了他的生活习惯，找出能真正鼓励他的因素后，我为他制定了多种治疗方案。我让他与营养师取得联系，设计正确又合他胃口的菜单。另一方面，因为他的双眼视力欠佳，我简化了他的口服和滴眼剂治疗，让他能够更加配合并且准时复诊。

治疗过程长途漫漫，我一直不断鼓励支持他，一旦治愈，他还是可以回到他心属的岗位——唱片骑师。坚定初心后，他毅然接受痛苦的激光手术、青光眼手术，以及许多漫长的等候和康复期。

再见到他时，以往的臭脾气已不复在，我可以看到他眼中的光芒和嘴角的微笑。他的左眼保持了良好的视力，他也延续着健

康的生活方式。冠病阻断措施期间，尽管无法继续DJ的工作，他仍然保持乐观兼职做安全距离大使。对于前景，他都是保持乐观的态度，大步向前。

灿烂微笑的虹膜病小病人

第一次看到这个小男孩时，他以一兆瓦的微笑向我打招呼，这笑容足以迷死很多女生。尽管他的视力很差，但他仍然保持开朗和爱嬉戏。6岁的他一出生就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青光眼，俗称虹膜病。

虹膜病病人的眼压很高却无法用眼药水控制，所以医生一般建议治疗手术越早越好。我向小孩的妈妈解释，虹膜病治疗将会是他一生漫长的旅程，一路上会有许多手术，无止境的药物治疗，需要终生看管与护理；孩子、母亲和他的主治医生须要在治疗过程中一直相伴左右。

在治疗的过程中，检查这孩子时需要额外的耐心和很多的哄骗。有时他总是不停地扭动身体，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将自己的身体伸展、扭曲到各种姿态来检查他的眼睛。好几次近乎拆散我这副老骨头，孩子依旧不配合。一番折腾搞定他之后，我好像经历了一场酷刑全身酸痛，而排在后面其他病人的抱怨才是后续。此时，我须要静下心来，给自己递上一杯咖啡来舒缓一下身心疲惫。

(二之一)